

其中也有四、五个刀剑武艺较强的。翠兰姊妹已不将身旁的草包放在眼里，一面与武功较强者对招，一面乘机将剑朝身边一挑，即削去一个人的耳朵，没有杯茶时，已有十个人的耳朵与鼻子被削掉。

现在只剩下六个小伙子在厮杀，翠兰姊妹每人对付三个，剑虹罩着他们，连视线都无法透视出，此时他们才知道翠兰姊妹剑术厉害，可怕！尤其自己一大群同伙，个个都负伤逃走内心不仅是怕，而且发寒，翠兰见自己剑虹中被困的人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能，娇叱一声，道：

“快喊小爷！”

只听“哎呀！”一声惨叫，一个小伙子的胳膊被削掉，跌跌撞撞倒在地上。

翠芳见姐姐已开张发剑，跟着也娇叱一声道：

“让你小娘发个双利吧！”候即剑虹左右一闪。

“咦，呀”，的两声惨叫，飞落地上两只胳膊，随即双人倒在地上。

另三个小伙子吓得肝胆俱裂，弃刀剑跪在地上求饶。翠兰“呸！”的唾面前两人一脸吐沫，说：

“没出息，堂堂五尺之躯大男人，就这样矮了半截？”

“小兄弟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”一小伙子哭丧着脸，道：“请你剑下留情。”

“这话你怎好意思说出口？”翠兰瞋目瞪视，道：“刚才你们是那么凶，那么不饶人，那么有胆量，现在怎么变成老鼠了？”

“小兄弟，我们错了。”另一小伙说：“只要你剑下留情，等于是再造父母，胳膊就不会掉下来。”

“好。”翠兰被激怒，说道：“本公子先声明，你们爷们不要说以少欺老。”

“废话！”老者怒道：“快下来！”

姊妹俩跃身而下，站在三个壮汉子面前，执剑待战。

“大爷先要问你们，”那长者手中刀向俩姊妹一指，说道：“万家五少爷与你们有何怨何仇？”

“你是万家什么人？”翠兰愠色，说：“凭什么资格来诘问？”

“大爷是万刚的挚友，当然有权过问。”

“啊！”翠兰的眼神变幻不屑，说：“本少爷还以为你是老龙哩。”

“闭嘴！”老者唾沫横飞，道：“不许你对老人家无礼！”

“什么是老人家？”翠芳嘴一撇，说：“你和我们已经是敌人，还说那么好听。”

“野丫头！不许你再多嘴！”老者怒不可遏，道：“小心我先宰了你。”

“那你就来宰吧。”翠芳怒道：“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了，说话一点也不讲理。”

“你不要耍刁，待会你就知道大爷我的厉害了。”忽然目光刺向翠兰，道：“快说！万家少爷与你们有何怨何仇？”

“让本公子也问你，那万家五少爷在龙潭店所作所为，你是否知道？”翠兰说：

老者一怔，道：“万家五少爷所作所为虽然失本分。也用不着你们来管呀。”

当人都有，没人闹事就安静，有人闹事就不安静。

“店小二，”翠芳问道：“这一带有没有强梁之辈？”

“除了龙潭店有五条龙，在这周围三五十里村屯里，还没听说什么强梁。”店小二沉吟道：“即使是有，那就是在此地歇脚住店的。”

“从此地到居庸关，路上是否平安！”翠芳说。

“还算安平。”店小二说：“长城外的胡匪，很少入关打劫”。

“店小二”，翠兰说：“你去为我们准备吃的吧。”

店小二唯唯退去。姐妹俩内心产生一种共同感想：自离开师父下山到现在，所遇江湖人物交手都没有失利，这三叉店即使客栈有武林高手，找上头也无可惧。

于是，姐妹俩用过饭，各自漱洗后，便闭门上床休息。但姐妹却无法入睡，脑海中却泛着在犁园那老者的人影，觉得他的胳膊被削掉竟没流出一点血来，内功竟封住动脉血管，而自己也是有内功的人，倘若于那老者被别人削去手臂，是否同样能封住动脉血管？

姐妹俩的活泼思维想过那老者，跟着那少年的人影在脑海浮现，觉得这少年真可恨！没有一点人情味与道义，竟一走了之。姐妹俩内心油然泛起怒波。

“哼，”翠兰自语道：“再遇见那男孩，我非唾他一脸吐沫不可！”

“姐，”翠芳说：“你也在恨他？”

“难道你不？”

翠芳笑了，但翠芳笑容忽然收住，倏的坐起娇躯，注意谛听，俄顷，说道：

“姐，房子上有人。”

“嗯。”翠兰坐起身，听见房瓦上象猫儿在行走，轻声说：“是人的话，轻功不在咱们之下。妹，快下床！”

姐妹正要下床，桌上的灯“噗”的一声熄了，俩姐妹大吃一惊，不知是什么东西将灯射熄？又是如何射进来的？如果是向她们发射暗器，可能已被射中了。姐妹俩手拿剑，“单掌劈碑，”破窗飞射出去，随身窜身上房，一看，见房上有两个蒙面人影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翠兰说：竟敢来找本公子们碴儿？”

对方不答话，飞身直射过来，抢剑即向翠兰姐妹攻击！翠兰姐妹见对方剑法凌厉，功力深厚，连连闪身倒退几步，将手中剑一横，翠芳怒道：

“你们这样野蛮？不吭声就杀过来了！”

对方仍是不语，只是进招。逼得翠兰姐妹不得不出剑。于是一对一打杀起来！一连战了五十几回，不分胜负，翠兰姐妹暗忖：一路上没遇见强敌，今夜可真遇上了。

只见银虹蛟龙一般乱翻闪，铿锵声不绝于耳，火星四迸，又战了五十余回合，仍不分胜负，累得翠兰姐妹香汗淋漓，额头汗珠不住向下滚。

翠兰姐妹见无法取胜，娇叱一声，剑术变为昆仑派剑法，对方只迎几招，撤身腾空而去眨眼间两条人影消失，轻功不在翠兰姐妹之下。

翠兰姐妹发楞，一面娇喘。良久，翠兰说：

“妹，这两个人的武功看来比咱们还强，轻功也不弱，如果咱们不使出昆仑派剑法，再战一百回合也难取胜。”

“姐，以我看，这两人一定是那老人请来的武林高手。”

知道我们从此地路过？

“二位师妹上山，就知道了。”棠月华说：“请吧”。

“不！”翠兰狐疑，道：“你不说，我们绝不跟你上山。”

“好，我告诉你们。”棠月华说：“我师父是蓝红道姑，与白衣道姑是师姐妹。现在明白了吧？”

翠兰姐妹惊喜不胜，没下山时，常听师父提及蓝红道姑，今天能在此地见到，真是三生有幸。翠兰姐妹拱手施礼，笑道：

“师姐所说，该不是谎言吧？”

棠月华已瞧出翠兰姐妹心喜若狂，故意花容一沉，说：

“二位师妹认为我是谎言，那就不必上山了。”

“不不。”翠兰连忙拱手，道：“请师姐原谅小妹言之不恭。”

棠月华含笑白她一眼，说：“走吧”。

蓝红道姑今年已经一百五十一岁，比白衣仙姑晚退隐江湖，至今还没有五十年，以前从不收徒弟，经常遨游四方，因为要将自己武功留传下一代，永久表示她的存在，十五前才开始收徒弟授武功。现在经常在她身旁的有欧阳娇，罗红莲、棠月华，除欧阳娇年长两岁，罗红莲与棠月华都低二十岁。

棠月华领翠兰姐妹离开路旁，即牵身上树，施展轻功朝山上飞射而行。这时，棠月华见翠兰姐妹踏梢轻功飞行如燕，不胜惊异，倘若不是对山林熟稔，还真会被撇到后面。

很快来到山上，翠兰姐妹停住脚，朝前看去，见绝壁前面有一座占地很大的“道观”，门紧闭，~~山~~门上端横石上刻着“妙峰观”三个字。

“走呀？”棠月华催促道。

翠兰姐妹笑笑，从树上飘然落地，跟着棠月华到庙门前。棠月华用手轻推开门。这道观造型与天灵观相似，当翠兰姐妹走进庙门，如回到长白山自己的道观。

月华将翠兰姐妹领进一间房子，让她们休息，即走去禀告师父，不多时，棠月华走来笑道：

“快把包袱放下，去拜见师姑”。

翠兰姐妹取下包袱，放下剑，跟着月华走出房，来到岩石厅内，见有一位满头白发，面泛笑容，看去约七十来岁的道姑坐在正中椅子上。翠兰姐妹上前倒身跪于道姑面前，叩头说：

“翠兰，翠芳叩见师姑。

“嗯”。蓝红道姑说：“起来，快起来。”

谢师姑”。姐妹俩起身肃立。

蓝红道姑向翠兰姐妹端详又端详，然后说“你们师父已来过我这里，说你们的根基很深，今天一见，果然不错。翠兰，你为什么女扮男装？”

“为便利行走，分散别人的注意。”翠兰讷涩道：“所以改变装束。”

“嗯”。蓝红道姑问道：“昨夜是什么人与你们交手，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翠芳说：“是五条龙请来的武林高手。”

蓝红道姑见翠芳天真，无邪、可爱，脸上笑容不由浓而更可亲，说：

“不是。而是你们师姐，故意去与你们较量下，试试功力，剑法。嗯，还可以，只是警觉性还不够强。”

妹也不光彩，会难过的”

这话翠兰姐妹没听懂，意思是翠兰姐妹真亮丑，那白衣仙姑没教授到理想境界即放她们下山，简直是为师父丢脸！白衣仙姑与蓝红道姑是师姐妹，既然为师父丢脸，对她们当然不光彩，感到难过了、如翠兰姐妹小小年纪能有这样深厚功力武艺，委实是难能可贵。

翌日早晨饭后不久，月华来到翠兰姐妹房里，教她们准备去练武场，昨天蓝红道姑曾已说过，今天要瞧她们的武功，姐妹没有怠慢拿起剑跟月华走去。

“妹，”翠兰轻声说：“咱们是客人，不要与师姐们伤了和气，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”翠兰点点头

月华领她们姐妹从大门走出，朝左边森林而去，走不远，面前是一道矗立绝壁，约三丈高，月华没作声，纵身而上，翠兰姐妹随即双脚一点飞身而起，到绝壁上，举目一瞧，见面前是一道数十丈宽，数十丈深的山谷，谷下是星罗棋布的小山或嶙峋巨石，林木在其间挺拔而生。翠兰姐妹向左右看看，没有路径，知道是要从此山谷通过。

“咱们过去吧。”月华说：“她们在对面等着哩。”

翠兰姐妹互望一眼，猛一提真元，姐妹飞身向前射去，忽起忽落，双脚象有弹簧，不是藉嶙峋石峰，便是藉耸拔的树梢，飞射到对岸，月华随后跟着。

“贫姑师姐没有白费心血。”蓝红握掌而笑说：“你们的轻功已到入神境地，可喜可赞！”

谢谢师姑过将。”翠兰说：“弟子与师姐们比，仍是天壤之别”。

“师姐，翠兰奇异，问道：“师姑为什么要设立刀山阵？你在外可应用过？”

“当然应用过哪。”月华说：“师父之所以设这刀阵，是因为几十年前在江南洞庭湖曾吃过一次亏，怕我们弟子以后从会同样遇到不幸，才教我们练习。”

“师姐，”翠兰眨动着茫然的眼睛，道：“你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呀？”

“我还没解释，你当然听不懂了。”月华说：“江南河流，湖泊很多，来往行驰的都是大船这些船的桅杆有高有矮，尤其停泊于码头，就如这刀山阵一样，当到那一天，你们身陷此种境地，如果没有这种武艺，就会吃亏。”

“啊！师姐，我慌哪，”翠芳现出感激的神情，拱手施礼，道：“谢谢你指教。”

“不要谢了。”月华说：“你们开始练习吧！过两天你们想练习，也没机会哪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翠兰说：

“你们要离开这里，我也没时间陪你们。”月华说：“是不是没机会了？”

翠兰姐妹神色怅然，似乎有些不愿与月华分离，在月华的催促下，姐妹俩开始练习刀山阵对招，到下午，月华便分别与她们姐妹再在刀山阵上剑来剑往，飞上飞下，左射右穿的交手，直到傍晚才回庙观。

第二天下午，月华来到翠兰房里，说师父要传授她们渡河术。姐妹心喜，马上跟月华来到蓝红道姑房里，施礼说道。

“弟子叩见师姑。”“蓝红道姑说：“不必多礼。现在我教你们一句施法咒语，但这咒语不到危急时别使用，要切

记？”

“是：‘翠兰姐妹肃立注视着蓝红道姑。

于是蓝红道姑交给她们每人一支小竹片，又教她们法术咒语……。然后说道：

“你们念完法术咒语之后，即把蓝竹片丢在河里，它就会划你们渡河。”

“师姑，”翠兰问道：“这竹片万一来不及拿起，怎么办？”

“就不要了。”蓝红道姑说：“竹子到处都有没事多削几片放在身上，用时就取出来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明天你们就下山，到山东游历一趟。”蓝红道姑伸手拿过来一布包，说：“这是二百两银子，拿去做盘缠。”

“谢谢师姑。”翠兰接过银子，道：师姑还有什么教诲？”

“没啦。”蓝红道姑说：“我知道你俩心里很焦急，去试验一下也好。”

翠兰姐妹不由脸儿赭红，自己心里所想，蓝红道姑不问即知。翠兰姐妹施礼后走出房。翠兰向月华一瞥，说：

“师姑与我师父一样，人家心里想些什么都知道。”

“你这是废话！月华笑道：“否则你岂不是成了师父？”

翠兰姐妹兴奋的走进屋，将银放下，便问月华山上有没溪流小河，月华说山下有。翠芳忽然握着月华手，说：

“师姐，你陪我们一直到山下好吗？”

月华含笑点点头。于是月华领着翠兰姐妹走出道观，施展轻功直向西北山下而去。杯茶的时间，三人来到山麓溪流

边。月华对妙峰山四周环境很熟悉，知道溪流深浅之处，便带着盼兰姐妹朝下游走去，约走四、五丈远，到溪水较深的地方停止。

“师姐，“翠兰说：？我开始试验了？

“试验吧，”月华说：“嘴要对着竹片念咒语。”

翠兰将手中竹片移到唇前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然后将竹片与流水平行放在水上，用手一指，那竹片蓦然变成一具小竹筏，箭似的顺水疾驰而行。

“快跳到上面！月华喊道：“快跳到上面！快跳到上面！”

翠兰向竹筏急忙追赶去，正要朝竹筏上跳，竹筏突然撞上溪流中的巨石，眨眼又恢复原状。翠兰说：

“师姐！竹筏被撞回原形了。”

“把竹片拿回来！”月华说：“再试验一次。”

翠兰将竹片从水拿起，走回原处。月华教她们姐妹一面念咒语，一面准备跳上竹筏。翠兰姐妹于是将竹片移到唇前，开始念咒语，念完，将竹片放在水上，使手一指，忽然变成两具竹筏，姐妹俩连忙跳到上面，竹筏划着两人疾行顺水而下。

怪哉！人站在上面竹筏会自动闪躲溪流中的巨石，一直朝下游疾行！这时翠兰姐妹焦急起来，想停止都不能。翠兰喊道：

“师姐！快来呀！停不住了。”

月华听见呼喊，连忙追赶，边说道：

“扭动脚呀！快扭动脚呀！

这时翠兰姐妹在紧张中始领悟到停止方法，马上扭动

月华一听他的口气，知道不是真正佛门和尚。月华美目一瞪，道：

“和尚，你不要在本姑娘面前撒野！本姑娘要用照妖镜，照照你是什么怪物！”

“贱丫头！”和尚双眼瞪如钢铃，咬牙切齿，道：“我看你想死在咱家杖下！”

“没关系，你我谁死都是死！月华说：“让本姑娘知道你们是什么怪物之后，再死不迟。”旋即窜身而起，在空中翻个跟斗，着地说道：“你是狼精，他是蝎精，没错吧？”

“气死咱家了！和尚一声怒喝，抡禅杖即向月华打去。

另一个和尚也围攻上来！翠兰姐妹知道月华对付两个和尚没问题，即作壁上观，只见月华在两个和尚间穿梭，身形快如水中游鱼，和尚交互抡打五，六禅杖，连月华的衣服也没碰着，两个和尚见月华武功高强，不想变战，意欲脱身逃去。

月华早已洞悉两个和尚的心意，既然交上手，怎能让她们逃走！月华一声娇叱，从和尚枚下翻起，同时出剑，斜刺和尚腋下，只听“呀！”的一声痛苦喊叫，跌坐地上，另一和尚转身即逃！月华飞身从和尚头上空射过，将另一和尚堵住。

“你想逃走？”月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除非你挨我一剑，否则休想走去！”

“姑娘，”和尚说：“我若是挨你一剑，你教我走也无法走了。”

“那你就别走哪。”月华说：“让本姑娘知道知道你们

为什么要追杀一个女人之后，也许不教你挨剑放你走。”月华手中剑指着和尚胸脯：“说！你们为什么要追杀那位姑娘？”

和尚沉默不语。

“你不说：本姑娘也会知道。”月华向那被追杀的少女招下手。少女走过去。月华问道“小姐，你说，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？”

“先谢谢你拔刀相助。”这少女年约十八、九岁，长得娟美标致，说道：“我是南口人，前天我表姐被他捉去，我是去救表姐，被他们发现，从梨花山一直追赶到此地，若不是姐姐你相助拯救，我可能死在他们的杖下。”

“你表姐怎么会被他们捉去？”月华感到奇异，道：你能说明吗？

“他们是梨花山的花和尚。”这少女说：“昨天上午表姐和表弟去亲戚家，路上被他们瞧见，将人带马一起抢去，我表弟本来会点武功，打不过他们，受伤逃回家，所以，昨夜我即独自去到梨花山，没想到被他们发现。”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小妹姓商，名桂香。”商姑娘拱手一礼，说道：“如果姐姐能救出我表姐，小妹没齿难忘。”

“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”月华忽然转回视线恨视着和尚，问道：“怪物！她说的没错吧？”

“有错，有错。”和尚说：“错得太多了。”

“错在哪里？”月华厉声道：“说！”

“是她表姐自愿跟我们走的”和尚道：不信，你可以问她表弟。”

“秃头驴！”翠兰勃然到和尚面前，手中剑指着和尚，怒道：“一个良家妇女，在光天化日之下会跟着和尚走？你分明是在狡辩！再说，刚才我师姐已用照妖镜照过你，你是狼精，只是披着袈裟的假和尚。师姐，废了她！”

“小兄弟，你不要胡言乱语。”和尚正色道：“谁说咱家是假和尚！”

“我说！”翠兰手中剑在和尚眼前晃了晃，说：“你摸摸你的脑袋，有没有戒疤？”

和尚一听，楞了。

“我师姐用照妖镜照得没错吧？”翠兰声色俱厉道：“你还想狡赖！师姐，别和他噜嗦，快废了他！”

和尚向翠兰打量一眼，脑子一闪，道：如果你有本事，咱家甘愿让你废掉。”

翠兰知道和尚见她年少无能。才说这话。翠兰冷笑一声，说：

“和尚！本公子知道你的心意。听着！本公子教小妹废你！”

“小娘来也！”翠芳挥剑扑过来。月华听见翠芳自称“小娘”，抿嘴笑了。

和尚见翠芳来势凶猛，抡禅杖即打！可是翠芳绕着和尚的禅杖上下如车轮般转了两圈，随即腾身在空中翻个跟斗，使出“双飞腿”直踹和尚后背，只听和尚“嗯”一声，饿狗抢食栽仆地上。停立一旁的商姑娘频频咋舌，暗暗称赞，好武功！好武功！

这和尚良久才爬起来，满脸泥土和血！翠芳跃身上前，怒道：

要陪我们呢！”

“咱家我虽然是和尚，但与其他和尚不一样，是吃荤、不吃素，喝酒须要美女相陪。

尧仙化说：“从今天起，这山寨属咱家我所有，任何人都得听咱家的！你们想想，咱家我不陪你们，你们也得陪咱家我。”

“你这算哪门子和尚？既吃素荤，又喝酒，还教美女相陪。”隋寨主妻子双目一恨，道：

“我看你是披着羊皮的狼！和我逃走的那一口子同是强盗、土匪！”

你不要嘴硬、撒野！”尧仙化沉色，说道：今夜你们不听从咱家，咱家我就教你们香消玉殒！”

这话将隋寨主妻妾恐嚇住，不敢再多言。尧仙化走出房，吩咐将山寨里酒肉统统拿出，烹调设宴，与山寨众喽罗共同痛饮。那寨主妻妾由不得自己，陪坐于尧仙化左右。怪矣，这隋寨主妻妾陪尧仙化一夜共眠，次日都已服贴。

尧仙化将身上带的金银拿出，吩咐二佛爷下山制做和尚服五十套，又吩咐三佛爷下山购买砖瓦木料，在寨面前建筑佛殿。众喽罗之中有木匠也有泥水匠，没有雇外人，不到一月时间庙宇建成，佛殿里其他神没供奉，只供奉一个龙头，命名为“龙王寺”，显然，这是一种掩饰，既然大家都是和尚，不能没有庙。

喽罗们也有谄熟佛教懂寺庙的，见龙王庙建立在山上，不免戏谑说龙五爷也要占山为王。了。

寺庙建妥，在尧仙化设计下又大兴土木，挖地道、密室，其中有一间名曰“春宫”，由这名字即可教人知其意

义，也不难令人想向到尧仙化要在梨花山享受幸福快乐。

山寨改头换面之后，三个佛爷即教授众喽罗各种武功，让众喽罗都成为能打杀的和尚，跟着即在众喽罗和尚中遴选武功强的封为四佛爷、五佛爷、六佛爷……。今其率领和尚到外抢劫财物、美丽女子。

这尧仙化比隋寨主会统驭，因他不过于自私，凡是抢劫回来货物变卖入库，按等级每月发放银子。抢来的美女，统交与前隋寨主妻妾说服，然后尧仙化或二、三佛爷再享用。不过，这些被劫来的美女，都得先关起来，受几天罪再被说服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一年多过去，昨天七佛爷和八佛爷到齐堂境内踩线回来，路上遇见一个羞花闭月美丽姑娘与一位少年，策骑迎面而来，当时七佛爷道：

“老八，拦下带回山吧？”

“嗯。”八佛爷向姑娘瞧一眼，说：“好一只美丽的鸟儿。”随即移步路中间，阻止姑娘去路。

姑娘和少年见是两个和尚，不知有诈，便勒马停蹄，少年问道：

“二位法师为什么要阻止我们的去路？”

“贫僧有一句话相告，”八佛爷道：“不知施主是否愿意听？”

“请说吧。”少年道：“无妨。”

“请问施主，这位姑娘是施主什么人？”

“是我姐姐。”少年奇异，说：“法师为何要问这话？”

“请施主不要多疑。”八佛爷道：“施主胞姐气色不

好，恐有灾难。贫僧想在施主胞姐面前画道符，即可消灾避难，一路无虑。”

姐弟二人听见这话，不禁愕然，心想让这法师画道符也好。少年说：

“姐，你是否同意？”

姑娘点点头。

“法师，先谢谢你了，”少年说：“请你为我姐姐画道符吧”。

于是，八佛爷指平在姑娘面前乱画一通，然后手一拍马头，七佛爷勒转马疆飞奔而去。

少年一看姐姐的马被和尚牵走，连忙喊道：

“嗨！你怎么把我姐姐的马牵走了？姐！姐！姐！”任他怎的喊，少年的姐姐不应声。

八佛爷阴险的笑道：“施主不必焦急，你姐姐待会就会回来。”

少年眼见姐姐连人带马失去踪影，知道上和尚的当，跃身下马，拔出身背后的单刀即向八佛爷砍去！少年不是和尚对手，没有几个回合，力已不从心，为保持生命，上马窜逃而去。”

回到家，便将姐姐被和尚抢走的情形禀告父母，父母既气又恨！马上去见商桂香。商桂香听说表姐被和尚抢走，即带着剑向梨花山方向追奔而来。

商桂香不知道这两个和尚盘据梨花山，后来向庄稼人探听，才知近来有和尚在梨花山出没。于是，商桂香朝梨花山奔去。当来到梨花山已是深夜，因救表姐心切，地形又不熟悉，还没进寨，即被外面值夜喽罗发现，一声唿哨音，从寨

“是好人，土地爷也会保佑。”商桂香一笑，说：“至少会保佑我在杨家屯走路不跌跤。”

“你说的也是。”妇人手指示下，说道：“从这儿向右转过去就是。”

商桂香向妇人致谢后，走去。来到土地庙，商桂香向土地爷叩几个头，喃喃祷告几句，便躺在摆祭品的石板上睡了。

“商姑娘！”突然有人喊：“商姑娘！商姑娘！”

她被喊醒，蓦地坐起身，一看，是月华她们到来。她起身拱手施礼，道：

“姐姐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”

“吃过哪。”月华道：“你既然到过梨华山，地形应该熟悉吧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昨夜姊妹因不熟悉地形，上山就被他们发现了。”商桂香情态忸怩，说：“山上守夜的和尚很多，可能围绕着寨子都有和尚守夜。”

“寨子？”月华诧异的，说道：“难道没庙？”

“我听种地的人说，山寨建立很多年了。”商桂香说：

“我也在感到奇怪。”

“商姑娘，”月华说：“我想你无法跟上我们，你还是随后慢慢的走好了。”

“我会跟不上？”商桂香一怔，道：“你们走路快到什么程度？”

“若是只是走路，你可能勉强跟得上。”月华说：“我们要施展轻功去，几十里路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。商姑娘，你的轻功如何？”